

五燈會元

九



山附米 首座 典座 瓶 地虎根豹 典座 灯笼 庵主
 火頭 摘茶 淨瓶 柏樹 外木 柴 原多
 匠盤七 牛 相 院初 沙弥 井子 坐具 掃地
 田 絹 直哉 刈茅 鉢 獅子 井子 雨 造山 紅柿
 下 摩訶衍十 牧牛之 果子 行者 鐘 畜 醜土 首師 末
 鏡 元三 主文 雪師子 柶子 看經 竹 錐 扇子
 主文 蕎麥 數珠 洗衣 蚯蚓 辟師 訪元 荒乳 筆
 野 井子 牛 玻璃盞 文殊 典座 湯 門徒 蒲團
 至人 茄子

△青原

靖三兄 博書 永日 李靖 唐僕射 衛國公 李勣 唐司空 王人 公三 本分 成志 大尉 中書

五燈會元卷第九

馮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馮山靈祐禪師

南嶽下四世

馮山祐禪師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香巖智閑禪師

徑山洪諲禪師

雙峯和尚不列章次

定山神英禪師

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府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元康和尚

三角法遇庵主

三三

常侍王敬初居士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西塔光穆禪師

南塔光涌禪師

霍山景通禪師

無着文喜禪師

五觀順支禪師

仰山東塔和尚

香巖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南禪無染禪師

長平山和尚

崇福演教禪師

大安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和尚

武當佛巖暉禪師

雙溪田道者

徑山諲禪師法嗣

宗

洪州米嶺和尚

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資福如寶禪師

南塔涌禪師法嗣

芭蕉慧清禪師

黃連義初禪師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資福貞遠禪師

潭州鹿苑和尚

五十九

為作

二

芭蕉清禪師法嗣

芭蕉繼徹禪師

幽谷法滿禪師

芭蕉山圓禪師

牛頭山精禪師

芭蕉山閑禪師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三角志謙禪師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清化全怱禪師

慧林鴻究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報慈德韶禪師不列序次

興陽清讓禪師

芭蕉山遇禪師

承天辭確禪師

覺城院信禪師

芭蕉令遵禪師

興陽詞鐸禪師

山

洞

三擇經曰知虫食木
有成字者此虫不知
字非字智人見之
又王當知曰
清痛老
去之偶

三擇經曰知虫食木
有成字者此虫不知
字非字智人見之
又王當知曰
清痛老
去之偶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本師建
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
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諸師
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
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嚮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
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
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勿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
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抵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
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
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
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得一
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
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
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豈有人住得否陀曰待經觀之時華林
覺為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效一聲行
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為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
瀉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
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
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
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椽也丈
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
往焉是山峭絕無人煙猿猴為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絕
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為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
即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虵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
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
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

五打九

為印

二

六

春

禪

回庵未^一載安上座即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
 某與和尚作典座待他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便放其
 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眾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
 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
 夫道入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
 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
 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
 淨無為澄淨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
 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
 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
 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
 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添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
 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

六十四

五十九

五十九

口

口

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力直入則凡聖情
 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
 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眾曰如許多人祇得
 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
 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
 大笑師在法堂坐禪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曰
 眾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
 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鏡清林云將知為山眾裏有人師摘
 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
 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
 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
 甲棒教某甲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立覺云且道上堂僧出曰請和

甲棒教某甲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立覺云且道

上堂僧出曰請和

寺

什

尚為眾說法師曰我為汝得徹因也僧禮拜後人舉以重峯峯曰古人得透老

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得百雜碎然

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

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

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即丁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

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躡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

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

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

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

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誑師曰停囚長

智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

汝來作甚麼座亦無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師問雲巖聞

汝父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

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着巖却問師曰丈大

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

汝來作甚麼座亦無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師問雲巖聞

汝父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

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着巖却問師曰丈大

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

上鐵牛無汝下紫麴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縮手曰是

甚麼仰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

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擎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

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栢

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栢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

五百眾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和姪也未仰作

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甚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

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

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

六十七 五十九 五 余

法苑珠林卷之九
遊使成略致令水
在

特
疾利切母牛也

物

曰此是鷓鴣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畧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巖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巖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清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尚不怪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抵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

大正

五折九

滿仰

六

六

真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抵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仰山香巖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巖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巖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入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抵管因來合眼禪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

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
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
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下匝師
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巖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
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巖曰寂
子借問何不荅伊巖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
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巖珍重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
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
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
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
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
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荅語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
如是如是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

廿

五十九

仰山

七

本

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
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
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
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
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
客歇將一椽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
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
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君錫云甚處是師睡次
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
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巖亦來
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看汝更與我原看巖乃
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
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

史傳竊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瀉山
 一頂笠無日孫到莫係村如何是瀉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
 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
 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
 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
 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
 之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
 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
 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
 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
 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世

五七七

五十九

南嶽

八

今

瀉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
 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
 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
 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瀉山
 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
 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
 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
 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
 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
 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
 其意但用得不可執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
 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

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
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
師浣袖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
見後參瀉山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
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曰以
思無思之妙返思靈識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
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參巖
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
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掃地次瀉問塵非掃得空不
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瀉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
指自身又指瀉瀉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
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瀉瀉一日指田問師這田那
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瀉曰你若不信向中間

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瀉曰若如是著水看
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瀉便休有施
主送絹與瀉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瀉敲禪
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師在瀉山爲直歲
作務歸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瀉曰田中多少人師插
锹叉手瀉曰今日南山大有入刈茅師拔锹便行立沙云我若
子曾問鏡清仰山插锹意旨如何清云狗街救書諸侯避道云
祇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柰船何打破牽斗云南山刈
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父經行陣師在瀉山牧牛時遇天
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師在瀉山牧牛時遇天
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
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瀉山次舉前話了却見泰來師曰
便是這箇上座瀉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
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瀉
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

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符

乘若錫云甚麼處是仰山道理

一日雨下天性上

道與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乘若錫云甚麼座謂師曰好兩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

曰好在甚麼處師指兩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太智而默師隨瀉

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鷗銜一红柿落在面前瀉

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瀉瀉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

道德所感瀉曰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被仰山大小瀉山

起不瀉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

在其甲不致寂寞瀉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

在一言瀉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瀉指露柱曰這

箇師曰道甚麼瀉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問瀉

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瀉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瀉問子適

來問甚麼話師再舉瀉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瀉曰你

五十九

瀉師

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瀉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

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

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

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

唐天子決定姓金師在瀉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

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為因緣不契師曰有

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真和尚曰歸真何

在其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

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瀉曰脫空謾語漢

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師卧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

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

師起曰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

與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師侍瀉行次忽見前面

摩訶衍一切音義我此
大乘大品經云須菩
提摩訶衍不可得
行前際不可得
業不可得中際

羅音羅字林云竹
器也又廣雅云羅宜
者也

塵起。瀉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車相。瀉點頭。瀉山
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
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瀉山，聞瀉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
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
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
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
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瀉山道，一切衆
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瀉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
然有省，自歎曰：「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
亦回瀉山。又依法席。瀉山同師牧牛，次瀉曰：「此中還有菩薩也。」
無師曰：「有瀉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
試指出看。瀉便休。師送果子上。瀉山瀉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
師曰：「家園底。」瀉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瀉曰：「是阿。」

五九

瀉山

十一

誰底？師曰：「慧寂底。」瀉曰：「既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
嘗千嘗萬瀉，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瀉不答。
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
我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師夏末問訊瀉山，次瀉
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尚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
一片畚，亦得一蘿種。」瀉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
夏之中作何所務。瀉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
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瀉山一日見師
來，即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
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伸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瀉山休去。瀉山
餒鷓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上師曰：「某甲隨例得
聞。」瀉曰：「聞底事作麼？」師曰：「鷓作鷓，鳴鵲作鵲，噪瀉曰：爭奈聲
色向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瀉曰：「我抵道爲伊上堂。」上師曰：

為其發喚作聲色。為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為堅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為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為曰：為甚麼喚作拍東畫西。師曰：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為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為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為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為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孟盆。為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聞黎不曾遊山。

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籠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抵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

佛二

王月大

法印

二二

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鐵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眾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為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為山省覲。為問子既稱善知識，至辨得

三明 擊論曰：天眼宿命智偏，是通三明也。

門卷之三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觀種種三昧亦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台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自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

五十九

五

五

五

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

韋宙相公機語相似故不重出

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

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釀茶三兩枕意在饅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抵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公便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為甚麼人又云相公且

莫煩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豎起拂子曰

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入也要露柱證明

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奈過得此

色者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推倒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

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抵如此師兄又如
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

天下人法可當情為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師曰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

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為山聞曰寂子用劍刃

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水抵

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携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便

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對師問一僧汝會甚麼曰會下師提起

拂子曰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

雷天太壯如今變為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

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

牀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看

僧無語立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問如何是毗

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

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

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

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

杖畫地下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

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

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

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

紙埋却元來猶在僧思鄙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

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下聞千悟得大摠持其

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下路別

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

師曰汝還思彼處白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

師曰汝還思彼處白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

師曰汝還思彼處白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

處樓臺林苑人馬可具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見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益禮謝之師接機利物為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于集靈臺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馮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

六六

五打九

海平

十六

九

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音不能得乃自嘆曰盡餅不可充飢屢乞馮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馮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馮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馮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山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迷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加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日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

許師弟會祖師三歲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

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為山曰且喜開師弟會祖師禪也

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師初開堂為山令僧送書并拄

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曰抵為

春行秋令上堂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隔

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香嚴境

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僊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

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

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閣黎作俗即

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且道

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揔不收問如何具西來意師

于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

麼僧無對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

師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立樹口銜樹枝脚不躡枝手不攀枝

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

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眾

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師問僧甚

處來曰為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

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

何師亦豎起拂子玄沙云抵這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師有偈

日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

脚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

信諸芳盛行後益宜禪師

杭州徑山洪謹字曰。吳興人也。僧問掩息如何。師曰。猶是時久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入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蟻蝨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為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如何以荐遊峯頂。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曰。峭峙萬

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曰。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曰。為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為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渴。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裨樹省和尚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槌骨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二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一上不同。小小。

師見師洗不洗此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曰洗底是甚衣
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
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謚紹真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
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則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馮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
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馮召之師更不回顧馮曰此子堪為
法器一日辭馮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馮動

容曰善為

京兆府米和尚亦謂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
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

生法眼別云此是甚麼時節老宿曰子年法眼別云喚底不是桃核師令僧去問仰
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單云落在第二頭師深

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
師亦肯之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止理也無師曰達曰祇如真

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
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問如何是衲

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
禪佛參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
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

為真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
不動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

曰天人斷這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人同云

新州二山法瑒法瑒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刀而身初信有甚
魁師曰僧家之貧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下喝魁不
特以刃加之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
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
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慶伺供養主纔坐問曰
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
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
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拍壁上
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齧著汝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五十五

五十九

卷

二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明師曰不從下入曰
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
道飛甍裏甚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
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
庭既焉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游謁臨
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
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以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
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
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入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
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
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豎起拂子僧曰莫祇這
便是白少師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少用一句師下拂子

問真性 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 亦在別處

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翹起右足曰如

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

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

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住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為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第

子師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

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語師

又打趁出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薪所

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頂

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姓朱氏七歲依本邑常樂寺

今崇福也國清出家剃染後習律聽教屢會昌澄汰公服鞞摩大初例

重巖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六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

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過一老翁牽牛而

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

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拍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

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

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

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盃問曰南方還有

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觀日色稍晚

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

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

受戒師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

童子召人心師應諾童子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為何

童子曰

童子曰

縱足用切

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則一殊也不可
童孺一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
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
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
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尚聞山石震吼之聲師
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巖仰山頓了心契今充典
座文殊嘗現於粥餿上師以攪粥筯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
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
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
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較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
旋浙住龍泉寺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
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以月邊飛錢王奏馮紫衣署
無著禪師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二界心盡即是涅槃心口訖脚
跌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宣
城帥田頌於倫應杭將許思叛漢縱兵大掠發師塔觀肉身不
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禪將邵志重加封瘞至皇朝
嘉定庚辰遷于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
偈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
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曰
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
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巖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腰與一

頓師曰非亦陳

壽山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荅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沒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蠟言曰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

均州武當山佛巖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事師曰蓮華座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徑山誣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為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峯和尚法嗣

福州雙峯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叅先雙峯峯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觀峯曰祇

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日爰到石霜

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來謂古侍者嘗受維摩經峯云石霜霜欲詰其心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屬雙峯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真正眼師槌曾曰蒼天蒼天曰借問有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鑿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曰參人參問已前請師片師曰噫問

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見起師曰汝問阿誰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開曾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未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持已來未曾瞎却一人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此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毛師曰

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心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會師曰徒誇東鳴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
不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
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成將關
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
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
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
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
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
無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權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師
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
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上風摧震竹木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
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一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
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
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
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
清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主相見
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
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
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
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卍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
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
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甚麼雪處問如何

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木例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遠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此魚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上堂隔江見資福利羊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別師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哥甚麼師舉手云唧唧

上七

古亦云

佛亦

二二二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二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認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芭蕉清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柰國梵王請

轉法輪如來不巳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參學眼。老道不得。天寬地窄。便下座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領會。師曰。泥裏倒。泥裏起。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著體。汗衫問有。一人不答。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為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的。口不挂唇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知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會取。不須退後消停。

法苑珠林

五所大

德佈

二十八

三

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謬。當曰。既是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為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聽取。一偈。話道語。下無聲。舉揚。舉。且。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退。後。消。停。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豈曰爭奈。學人未會。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曰。無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十大千世。界夜來波。老僧都合成一塊。輓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侍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疼。珍重。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

初尚箭師曰禁忌須為指禱祈便扣牙問心隨萬境轉阿那箇
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人鑄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
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為甚麼因緣會
遇時吳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開堂日示衆正令
提綱猶是捏窠造偽佛法祇對特地謾驚上流問著即參差答
着即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
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峯穿海去
滴水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舉意
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東海浮漚曰
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井問不居九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傳
大士曰此理如何師曰楚國益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之路師曰三門前曰如
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四八二

五灯九

卷卅

三六

郢州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何師曰閉門屋裏
坐抱首哭蒼天

郢州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舉無下口處時如何師曰便須
進一步曰向甚麼處下脚師曰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是村裏人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
盧頂出沒太虛中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箇靈龜泥
裏鬪直至如今剛未休曰不會師曰木雞銜外走燕雀乘虎飛
潭中魚不現石女却生兒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鄆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鄆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真箇那師曰有此子

五燈會元卷第九

天竺三曰羅睺者此云執持執持日月者也

育子德壬申十月日

文殊為異著說偈曰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河七宝塔河：究竟思碎為塵一念淨

心成正覺

人天寶鑿言

若能靜坐一頃更

河

思

化

